

浙江杭州 李熊熊

康熙瓷画《鹰拿雁捉图》赏析

图1是一幅十分奇异的康熙瓷画。它的奇异之处在于:在碗的内底中心,画了团型的一对鹰和雁。清代前期,瓷器的这个位置常有画团型动物的,但一般画的是龙、凤、狮、鹤等祥瑞类禽兽,画鹰、雁的极少见,将鹰、雁画在同一图案里的更少见。这样一幅瓷画其画意是什么呢?值得探究一番。

将鹰、雁画在一起,容易让人联想到的画意是“海东青啄雁”。“海东青”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鹰隼,传说它以雁的脑髓为食,经过人为的训练可用以捕捉大雁。在辽、金、元时期,“海东青”很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喜爱,他们雕琢的玉器上常见“海东青啄雁”造型。满清是崛起于东北的民族,对“海东青”应该也是熟悉和喜爱的。不过我们看玉器上的“海东青啄雁”,“海东青”的体型明显要比大雁小,而且“海东青”的标志性动作是叮在大雁的头顶上,生死搏斗非常激烈。图1中的鹰和雁大小相当,各占半幅画面,并无搏斗的迹象。所以,说这幅图的画意是“海东青啄雁”,说服力不强。



图1

经考察,我以此画表达的应该是“鹰拿雁捉”之意。“鹰拿雁捉”这一词语,最早出现于《平山冷燕》一书。《平山冷燕》是“天花藏主人”在清顺治年间创作的才子佳人小说,康熙时期此书在市井非常吃香,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是当时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。因此,“鹰拿雁捉”一词是藉由这本小说的流行而为社会各阶层所熟知,并进而成为瓷画题材的。

那么,“鹰拿雁捉”一词的本义是什么呢?我们不妨直接

看看这一词语在《平山冷燕》里的使用。《平山冷燕》讲的是明朝故事:大学士山显仁有一闺女名叫山黛,十岁能写绝世好诗,深得皇上欢心。工科给事中窦国一、山人宋信等不相信山黛有如此高才,上疏皇上提出质疑。皇上让翰林院众官出题,自己亲自选定,传递给山黛进行测试。山黛的测试成绩很出色,但窦国一、宋信等人仍猜疑是不是山显仁私下关通皇上,皇上先把题目告诉了山黛?书的第五回里讲到,皇上



图2

得知此事后大怒道:

“窦国一说山显仁关通,已是毁谤大臣,怎么说朕宠爱,先事传题?难道朕一个穆穆天子为此诡秘之事?蔑圣污君,当得何罪!着锦衣卫拿付法司究问。……宋信以么么山人,一诗不成,辄敢欺名绅列同考,以辱朝廷,定系窦国一播弄起衅之私人。着锦衣卫拿至午门外,打四十御棍,递解还乡。山黛赐金花表礼,以旌其才。”圣旨一下,早有锦衣卫官已将窦国一、宋信鹰拿雁捉地拖了出来。周公梦等五臣齐齐伏在丹墀下,叩头请罪。

由此可见,“鹰拿雁捉”在《平山冷燕》里是用来形容锦衣卫抓人如何迅猛快速的。这种抓人的干脆利落,显然与满清统治集团希望在现实生活中捉拿犯人的轻而易举,是同理相通的。这就为“鹰拿雁捉”进入瓷画题材,满足特定人群的心理需求提供了可能性。

下面我们再就瓷画本身的内容和画法,作进一步论证。第一,画中的鹰和雁都展开着翅膀。鹰的展翅,中国古代称“鹰扬”,是逞威的象征。《诗经》中有“维师尚父,时维鹰扬”的句子。《毛传》解释说:“鹰扬,如鹰之飞

扬也。”故诗句的大意是称颂尚父(姜太公)在牧野之战中如雄鹰展翅,英勇善战。后来科举制度考中武举者参加的庆祝宴会,也叫作“鹰扬宴”。所以,瓷画中鹰、雁展翅,意在显示它们的威武勇猛。

第二,鹰、雁的头部下方画有一些配饰物,细看如同草丛。草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动物藏身的草原、沼泽等地方。所以画草丛是在暗示,鹰、雁要捉拿的猎物正躲藏在草丛之中。

第三,鹰、雁都双目圆睁,盯着草丛的方向。鹰、雁展翅结合双目圆睁,表明它们正在空中盘旋寻觅,一旦发现猎物就会从空中俯冲而下。这样的居高临下姿势,要捉拿草丛中的猎物,岂不是手到擒来之事?

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,此图画意应该就是“鹰拿雁捉”!我们或许可以作这样一种假设:这幅瓷画是满清统治集团内负责捉拿人犯的某些特殊人物,因痴迷于《平山冷燕》小说,特别是有感于“鹰拿雁捉”一语,而专门设计出来的!

图2是瓷片的反面。从图2可见此碗底足制作精细,落款书写工整,应该是有了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使用的精美瓷器。款识“玛瑙焕若之珍”也是在赞美此碗如光耀的“玛瑙”(美玉)一样珍贵。一般来说,这种精美的民窑瓷器搭配小众化趣味的瓷画主题有一定的必然性,因为它们通常是专门定制的产品。

定制瓷器上的瓷画,存世量不会大。但存世量不大,并不代表其画的意义不大。这幅《鹰拿雁捉图》反映了特定时期、特定文化背景下,某个社会群体特别的思想意识,值得我们后人研究欣赏。

瓷上明月来相照

江苏南京 胡剑明

这是清代顺治至康熙早期的瓷片(见图),金华青料,发色青翠明艳。它原是一个较大瓷盘的底图,直径在20厘米。想必这种大号盘乃官家或殷实大户才能用得起的器物。更喜人的是这幅瓷画:天高月小、远山近水、树木亭阁、楷书题诗均有韵致。南京专家叶伯瑜先生说:这里的山石呈披麻皴,水波呈线条纹,点呈圆珠透明状,整体构图非常专业。是一幅瓷画精品。“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”正是表现了一种清静安详的境界。

我认为,这是为唐代诗人王维《竹里馆》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”配的一幅图。王维是著名诗人、画家。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。历官右拾遗、监察御史、河西节度使判官。玄宗天宝年间,王维拜吏部郎中、给事中。安禄山攻陷长安时,王维被迫受伪职。长安收复后,被责授太子中允。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。王维参禅悟理,学庄信道,精通诗、书、画、音乐等,以诗名盛于开元、天宝间,尤长五言,多咏山水田园,书画特臻其妙,后人推其为“南宗山水画之祖”。

王维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,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。他写诗诗篇,篇幅短小,语言精美,音节较为舒缓,用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恬适的心情,尤为相宜。他中年以后日益消沉,在佛理和山水中寻求寄托,他自称“一悟寂为乐,此生闲有余”。



这种心情充分反映于他的诗歌创作之中。

这幅瓷画上引用的诗句,正是写“隐者”的闲适生活情趣,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、弹琴长啸的悠闲,却又山深不见人。小诗共四句,既无动人的景语,也无动人的情句;既找不到哪个字是诗眼,也很难说哪一句是警策。且诗的用语造语、写景(幽篁、深林、明月),写人(独坐、弹琴、长啸)都极平淡。然而,它的妙处也就在于以自然平淡的笔调,描绘出清新诱人的月夜幽林的意境,夜静人寂融情景为一体,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,使其成为千古佳品。以弹琴长啸,反衬月夜竹林的幽静,以明月的光影,反衬深林的昏暗,似乎信手拈来,随意写去,其实是匠心独运,妙手回天的大手笔。这里的瓷画正映合了眼前景物,诗与画,外景与内情契合无间、融为一体。瓷艺工匠可能是生得“诗情共感”,才生动刻画出了这一番意境。

可以想见,工匠也是同诗

人一样的心境,诗人是在意兴清幽、心灵澄净的状态下,与竹林、明月本身所具有的清幽澄净的属性悠然相会,而命笔成篇的。诗的意境的形成,全赖人物心性和所写景物的内在素质相一致,而不必借助于外在的色相。因此,诗人在我与物会、情与景合之际,就可以“俯拾即是,不取诸邻,俱道适往,著手成春”。工匠艺人何又不是呢?在握管时就一无安排,信笔所至,画中描写景色,选择了山水竹林与明月,是取了诗人显示的那一清幽澄净的环境原本;画中也有抒写自我情怀与笔色互为表里,这既是即景即事,而其所以描摹此景,自有其酝酿成熟的诗思画意也。

这样描绘于寂静,以及光影明暗的衬映,在安排上既是妙手天成,又有匠心巧运。有景有情(幽静之景、幽独之情)、有声有色(琴啸之声、林月之色)、有静有动(独坐弹琴),有实有虚(前两句实写其景,后两句虚写其情),对立统一,相映成趣。笔者在欣赏这幅风景画时,领略到诗情画意,实为工匠高手妙作叫好,不得不佩服其艺术造诣。

其色让深林更有寂寞沉郁的感觉,画面是浙青,淡淡的,似有“明月来相照”,远山近水竹林,洒上一层银白色彩,我们都融化在静穆和谐的夜色之中。此瓷青花料为浙料,即浙江绍兴、金华一带所产青料,也称“浙青”。国产料中此为上乘。发色重则浓红,轻则淡翠。明代万历中期以后至清代,景德镇官窑青花瓷器均采用此料。理论上是这样。

清康熙青花尊瓷画演绎《西厢记》故事

北京 钟嘉

这件清康熙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尊(见图),高28厘米,直颈,圆腹,圈足外撇,器型浑厚大气。其颈部绘麒麟、陆吾、白泽祥兽三只,凶猛威武。底心青花书“大明嘉靖年制”六字三行楷书寄托款。款识字体刚劲有力,时代特征明显。青花娇艳青翠,色阶分明,充分使用了珠明料和浙料的呈色特点,画面人物、景致的远近层次感强,纹饰描绘细腻。

此尊腹部设四组开光,以连环画方式描绘《西厢记》故事场景,计有长亭送别、草桥惊梦等四折,其构图疏朗有致,情节描绘细致,人物神态生动,青花发色明快,极富艺术感染力。《西厢记》为元代剧作家王实甫著名作品,全

名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》,共5本21折。清代康熙时期,民间戏曲、小说流行一时,瓷器作品多借鉴历朝戏曲故事版画,其中《西厢记》故事更是盛传一时。

